玉堂叢語

玉堂叢語卷之四

太史琊瑯焦竑輯　　晉熙方應乾校

錢塘徐象樗梓

獻替

章公溢子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平詔以兵從海道北征公執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　上不懌而罷公繼奏曰兵已入閩俾還州

里昔背叛逆之民宜籍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　太祖與宋濂談神仙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求賢則天下治矣

舍人耿忠奉使回奏廣信郡縣官多違法前所陳茶稅失實時新行赦　上怒趣中書遣御史往廉狀丞相李韓公善長諫不聽御史已受詔丞相復諫不從乃與給事中尹正諫曰朝廷新

立將布大信於四方今肆赦之後復以細故而煩御史按問既失信且褻國威　上良久乃曰止其追御史毋往

上初以葉琛爲洪都府知府至是陳氏入寇琛死之　上以劉基爲太史令値熒惑守心群臣震懼基密奏　上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卽基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基諭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

喜基因奏請立法定制遂從之

胡文穆母喪還朝　上問民間疾苦公對曰百姓頗安給惟有司窮治建文時黨與枝附扳坐誣害善良甚苦　上立命罷追詰者　行狀

楊文定爲司經洗馬一日　東宮問漢廷尉張釋之之賢溥封曰世豈無釋之但無文帝寬厚仁恕之君用之爾釋之固難得文帝尤難得也退采文帝關治道者編爲事類以進　皇太子

嘉納之 古穰雜錄

永樂中禮部郎中周訥建言請封禪禮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 上皆不聽時惟學士胡廣之言與 上意合既退作封禪頌奏之

謝璉嘗舉政要一十五事名曰直言治平策反覆萬餘言皆裨實用

英宗問迴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 上怪問何也賢曰天位乃 陛下所固有

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為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為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無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然天下人心所歸向　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節省與民休息故耳上竦然大悟四年春詔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凡四千人悉褫職

李公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禽獸夷

狄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豢養禽獸者今獅象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幸位則食之者寡此豈幸位之比況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 宸衷爲萬世計 勑兵部漸次出之于外

不惟省 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蓋公筮仕即有志當世如此雖識者難之而已巳之變歲內難官羣起扇亂以應虜公言始驗

天順癸未空中有聲大學士李賢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因條不便於民者十事 上皆從之即 詔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叚疋磁器清錦衣衛囚止各

邊守臣進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采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
賢力爭皆寒心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
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
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　上聖明亦不以
爲忤也
天順二年郊禮成上　太后徽號因褒崇外家
以元舅會昌侯總營兵其弟復乞陞　上曰足

矣復希恩澤。太后必見怒李文達賢曰　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今會昌侯若此不識　太后知之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賢曰此見太后盛德但後不可為例耳　英皇以景帝廢欲令汪妃殉葬公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幽廢君令隨之情所不堪況幼女可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為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遂遣居舊府。

天順初石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繇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撰榜格岳季方與呂文懿公原 上曰為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愈晦不如弗究吉祥從傍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

林俊之劾繼曉也下之獄　上怒甚且不測
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
諫官者我　太祖　太宗時大開言路故底盛
治今欲殺諫臣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臣不
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安
知宮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
怒仆其几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不能復事
陛下矣　上命左右扶出東華門恩使謂鎮撫

司與　詔獄者曰若等謀殺方合謀傾俊俊死
君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家曰中風矣不復起
視事　上無如之何命醫治疾使者勞問旁午
於道俊得不死時以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張
敏請于　上凡馬坊傳奉皆如故敏持疏謁恩
跪於廷恩徐曰起起起病足不能為禮問何為曰
得旨馬坊傳奉不必動恩大言曰今日星變尊
為我輩壞國也外臣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又

壞之他日天雷擊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耄也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憤恨死章璉以寶石進謀爲錦衣衛鎮撫命懷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武臣之極選也柰何以貨得之　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儻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俞子俊爲兵部尚書恩

謝曰芳執奏吾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於禍及弘治初言路大開進者過爲激切或指內人爲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

劉公珝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　鑾

成化初議　睿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

亂政動搖國本密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林俊嘗曰余以妖僧繼曉傳術貢邪不揆狂躁上干 宸怒縛下詔獄劉公立爲 上解乃得薄謫

楊守陳嘗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旣混一即命儒臣修元史 太宗靖難後史官不紀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忠於所事者皆闕畧無傳及今猶可補輯 景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是宜改正章疏留中者雖有可傳例不得書乞宣付史館

謝鐸被旨校通鑑綱目乃具疏論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其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一君之徒好　帝嘉納之

陳音保治疏一曰養君德臣聞養德之要莫先于學問大舜之聖猶好問好察仲虺稱成湯好

閣則裕　陛下雖日御經筵勤聖學然勢分尊
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嘗問下欲有所
陳而不得盡臣願　陛下退朝之暇早膳之後
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日引對便殿或賜座或
傍立經典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
皎則以之正心以之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年
太平之業基於此矣二曰擇人才臣聞人才難
得自古爲然國家養士百年于茲求其可用者

亦不多得而一二可用者又未嘗用之是可爲
長太息也姑舉臣所知者如致仕吏部尚書李
秉侃侃公忠忘身徇國雖小過不能無而大節
則可許養病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皆抱經濟
之學鬱不得施故托疾引退以免素餐之恥如
新會縣舉人陳獻章所學醇正所養充大臣願
陛下起李秉復爲吏部尚書起羅倫張元禎爲
侍從徵陳獻章寄之臺諫則賢才用而治效臻

矣三曰開賢路臣聞明目達聰從諫弗咈自古記之今 朝廷雖置言官多緘口不言者以嘗言者有擯黜之辱也臣願取向判官王徽等評事章懋等復其舊職以彰 陛下天地之量仍勑自今臺諫凡政事得失生民利病一切直言無隱則事無壅蔽而邦家永享太平之福矣四曰闢異端臣聞異端者正道之反異道之大者也當今號佛子法王者猶無寸善可述稍與人者

爵片長可取名位尊隆賞賚濫溢臣願　陛下降其位號核其恩賞自今有請建造寺觀者悉罷諸法則妖妄可絕正道復明而民興行矣疏議輟從

鄭紀爲國子祭酒會　詔令僧修齋醮禮部預取監生供事紀以爲不可上疏諫　上在東宮行冠禮紀采自文王以來嘉言善行凡百條各繪圖作贊名曰聖功圖以進

王端毅巡撫蘇松以災異上疏曰臣奉　命巡
撫節據撫屬申呈各部劄令派買各項物料未
免取辦於民界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之類
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
可缺者若犧牲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樣段疋可減
省者也珍奇玩好可缺者也今當軍民凋弊之
際凡百冗費俱宜撙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
止俾軍民息肩寬爲社稷之福又南京一應收

受錢糧內外官員請　勅戒諭各公乃心體念
民艱毋刁蹬留難毋巧取財物毋多收斛面務
愛惜民力培養元氣如或不悛令科道官指實
參奏拏問則東南困苦庶其少甦矣　上命查
理禁約傳
弘治中內府倉庫諸司宦官每多索賄民不勝
害謝文正乘間言于上　上令撰旨禁約公曰
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開

奏而後嚴立條禁有犯必誅庶民困可甦 上悅即如其言行之由是諸司宿弊一切革去 朱希周撰志

弘治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上召閣臣劉健等至煖閣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

府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徒等因
概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
口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
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
之徒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
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　朝廷每念親親概
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
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

輕與則不敢奏矣徒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
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茶數百斤　高皇帝曰
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
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
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
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
鹽法以濟緊急邊備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
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

有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
是中外稱慶知 上恩治勵精如此 治世餘聞
孝宗憂勞思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瘼欲盡革
諸煩苛弊蠹召劉文靖公屏左右人罕得聞大
璫竊從隙中覷但聞 上數數稱善 上仁慈
敬慎尤欲守成法公等亦見 太子春壯 上
體清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務却謀遠顧省機
密發天下隱受其禍至 上語及宮中事毅然

欲創抑盡刷洗近侍權復　高皇帝舊亦未敢輕劾也　袁談

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傳添湯飯內臣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已不足用內責京師鋪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市井除借至是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因以爲事疏奏曰光祿日辦桌面

不勝查算日殺牲無慮數百既非節財之道虧愛物之仁疏入　上爲之惻然即下令裁減官氏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此之謂也

上銳意興革一日召劉尚書大夏至幄中諭曰各衙門應詔查出弊政雖俱准行然未有及內府事者大夏對曰凡干係內府必須　皇上見

定而自主之與日遣科道官同兵部侍郎各一員奉　勅往淸其事旣而二處減去浪費每月以白金計之各不下十餘萬兩　上復慮天下有司多不得人乃召戴都御史珊及大夏同至幄　諭曰爾等與各科道官勸朕圖治的說話雖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人未必不爲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澤欲令吏部擇其賢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難得停當細思之

冀若自今與爾等訪察各處巡按御史然後責他們去揀擇府州縣衛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庶幾行去的說話不爲文具也二人退因與同列共嘆曰堯舜知人安民之德不過如此

公卿中有一人善能結納雙近侍於 上前譽其才能一日 上諭大夏曰聞某極有才調大夏未敢對 上疑大夏聽之未真復大聲曰工部尚書李某爾知之否仍未敢對 上諭其意

遽笑曰朕惟聞其人能幹辦耳未暇知其爲人也大夏叩頭曰誠如　聖諭

劉忠宣公大夏造膝奏對所謀雖輔臣不與聞一日　上張綴衣于內宮之際屏左右召公問曰朕守　祖訓不敢踰分漁民然各省歲奏民窮而亡者何大夏叩頭曰臣在廣東久請言廣東事市舶一閹歲所斂與省天下官俸廩埒稍縱又倍蓰皆出于民　上曰此弊久病之但朕

在內勢孤如陳寬李榮庸劣不足慮惟蕭敬故事朕所須問然不假以權此事卒難大更但老者死或以罪罷不令嗣代可也綴衣後一童闖伏地竊聽未幾孝皇棄天下忠宣竟戍甘州

內府各庫及諸倉場馬坊蒞事內臣多作奸索賂民不勝其害而御馬監軍士自以禁旅不隸本兵虛名冗食莫敢誰何其弊尤甚一日忽召

對命通行禁約且令所司搜剔弊端嚴立條科有犯者必懲不貸皆從謝公遷之請也

關西都御史員缺冢宰三原王公薦某官蕭禎及某官某人堪之內批不允而命別選二人公銚奏曰陛下不以臣爲不才任臣銓選則臣之所舉不效臣之罪也且陛下安知蕭禎等之不可用而拒臣也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而圖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位臣誠不能

所舉禎與某　陛下旣以爲不可用是陞[illegible]用也願乞骸骨歸老　上優詔慰之竟用蕭禎果稱其任說者謂公是舉有過於趙普補牘之勇矣

順德知府黎永明以毆公使人後讒浙江布政使劉福等以督造段疋不如法致罪二罪已會赦而不原端毅公具疏言詔者國之號令示信於天下者也當黎永明犯罪之時爲法司者能

如釋之之執奏　陛下寬仁未有不賜俞允黎
永明等未有不蒙恩宥天下後世未有不稱
陛下如文帝稱執法之臣如釋之者而廼阿順
至此比聞鎮守內臣有許問四品官及受民詞
之命公又具疏言國家律令有云凡按察司及
有司見問公事但有干連軍官及承告官軍不
公不法等事須密切實封奏聞不許擅自勾問
又有例不許鎮守總兵等官接受民詞此　祖

宗之成憲所宜遵守而不易也今某者欲專大
權假以各官怠政爲詞朦朧奏請提問四品以
下職官朝廷一時不察允其所奏又許接軍民
詞訟不思　祖訓條章自行本等執掌糾劾提
刑非其所司今不分四品五品不問文職軍職
竝聽提問是　祖宗累世之憲章由斯人而變
華　朝廷百年之紀綱由斯人而廢壞臣竊痛
心衷談

上召左都御史戴珊與劉大夏至榻前諭曰爾等各衙門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托耶珊顧大夏未敢對大夏進曰撫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換撫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責成之 上曰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惟有識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則恃權好求奉任喜怒將或以是爲非以賢爲不肖使民不被其澤爾珊今後遇差巡按御史務揀老成有識量者

拔用輕躁新進之人仍以此意行與各巡按御
史知道璵承命叩頭謝退與劉公俱歎曰　聖
諭諄諄俱切中時病明見萬里之外儕我輩猶
不能悉記其詳耳載卽遍行以警各處巡按云
治世
餘聞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庭聞之無徵以諫
俄内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
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並傳尚書珪佯不知

執奏執爲大慶法王者敢與至尊並書褻 天
子壞 祖宗法大不敬上弗問田亦竟止
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爲莊地錢寧江彬及宦官
張忠輩受重賄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
執奏謂 高皇帝有禁茲田不得界藩封 上
曰朕念親親與之勿爲間言大學士楊廷和蔣
冕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如皆引疾如國事何是
時 上震怒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 命上制

草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藩封不嘗益以土地土地既廣將多畜士馬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求懇篤朕念親親并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侯度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強人誘為不軌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念保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　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衆謂儲一草制間有回天之力　梁儲

石公珤所上封事士林多錄之其要語則勸
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爲用漢文之與
民休息而已其願　上力行王道辨別忠邪中
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
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効于旦夕之間事可
包荒不必刻意于淵魚之察人謂其爲救時之
藥石

世廟時有上變言張延齡詛魘怨望大逆殺人

[illegible]有狀昭聖恐乃因　上後宮有闘息者原臣為延齡請　上益怒至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孚敬因以為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守財虜耳何以能反凡少婦訴問其對如初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孚敬復上疏謂　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重傷痛乎萬一不食有它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　上恚責孚敬自古無臣令君非二若

今變死囚令我矣當悔不從廷和事　敬皇帝耶　上故爲重語欲以喝止孚敬意不已與少保方獻夫復持之獻夫不可詐　陛下居法宮誰導以悖倫忍心之事若此者　上雖不悅然難二大臣詔以秋報悉緩諸論死刑而終　太后及孚敬出延齡猶長繫矣

上幸九龍池有民婦攔而訴其邑令者　上震怒欲逮令抵法李時爭曰此風不可長也令付

疏可劾治而當民婦犯蹕罪　上許之

大學士楊一清條陳修省疏內一款言年來文武二途軒輕太甚二司與總兵抗禮縣郡與總備平交不才將官專事卑諂以求免禍一或不至則文吏以法繩之或以寸牒不明而羅織驍勇之將或捜遠年舊事而摧傷統馭之才本兵一不之察則老成慣戰者置散投閒而新進未試者超登將領他日邊事之壞實由于此文襄

縱歷中外已久其言切中今日士大夫凌壓武弁之弊某兵備襄陽有府佐不願與衛首揖全班叅謁上司者泥守爲之言某曰天道有陰有陽朝廷有文有武安得以此凌彼　祖宗設府衛官俱進文班一階蓋循漢唐故事或懲承平後文臣恃勢束濕之耳今掌印指揮並與府已非典制而佐貳又欲壓衆指揮與通府何以御付六部三司之序何以先都而後布按也守詘

臺遂參謂如初禮近年四川撫按劾總兵提問者亦語執政曰都督官非狀未明便可以提問乎則他時劾巡撫者亦當提問乎於是被旨得聽勘頃福建總兵以按院論之即提問矣而知縣七品官即知府可以提問之乃其被劾顧得聽勘文武軒輊一至于此主持世道者亦嘗聞文襄之論否也

禮部尚書方獻夫遇災陳言欲多取進士至五

六百名以補知縣之缺　上曰朕惟多取進士以爲所缺縣令之補此爲途亦狹耳夫舉人監生非自待之不遠實以槩輕之故也豈無過於進士者每爲所輕而亦豈不枉人材乎又如進士之保職守身者固有而恃縱肆爲惡者不無如今以各處地方災重令牧用人則進士舉人監生並用其果廉潔爲我愛民者一體擢用奬勸上司不許自爲輕重之別庶幾可多獲人材

亦民或多得安利之日也大哉　王言其洞燭
進士舉監之得失即獻夫聞之嘗自媿矣
張孚敬為人剛很故所行多從苛刻如沙汰生
員之舉是何意義孚敬既去位御史楊宜上疏
曰邇者沙汰生員之令一下而督學使者奉行
過刻略無愛惜之意其年少者以文詞不工見
黜長者以齒貌近邁不容甚則泯據毀譽輒加
擯棄沮父兄教子弟之念驅衣冠為田野之傭

且史冊所載有增廣生員有增置學舍者矣有沙汰天下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員之名也宜下所司加意作養毋徒以黜退為功時夏言在禮部盡反孚敬之政議覆如宜言萬曆間每縣入學以十五名為限亦祖孚敬之意然指歲歲考校而言也乃奉行者虛歲不補唯以少為貴而當事者負怨愈深[illegible][illegible]禮部當為調停業已量增其數而後來縣[illegible][illegible]直又濫取無度務

以多爲貴不知其即以少爲貴者之心也而賊
夫俗子皆濫列章縫士風日流于薄惡矣
陛對臣言將官無權非謂令將官執權也令各
鎮將官職務動有掣肘如把總等官兵部題奉
欽依許各將自行推用而今則仍聽于兵備旣
已擇將凡選練便宜即宜付之而今則以書生
之談盡成圈套强之必行兵馬策應急于星火
而關支錢糧不時常至饑餒且總兵于地方爲

行事之官而府州縣官至與抗禮叅遊爲領剿之官而巡撫至加鞭笞其他跪拜稱呼咸卑屈太甚今之將材誠莫逃于
聖鑒無多出類然使不大辱挫以作其氣當不至委靡若此尚可責于用力也夫人心公則一私則萬殊自文武不肯協力之私意一生漸至于總督巡撫兵備亦內相矛盾邊事如此何能整理仰惟
聖諭不辱不挫公同爲國八字固已盡處之之法乞

天語叮嚀令各官一意遵行而懲其不率者則
邊疆之幸也
張鐸金陵人嘉靖辛丑以翰林庶吉士授監察
御史按遼銳意經略規度要害請於遼東邊
建江沿臺險山孤山一堵墻散羊峪五堡開原
建彭家堡李屯堡又積粟幾六萬餘斛貯遼陽
預備倉爲將來兵荒之需後十年遼陽果遭大
水疫癘繼作至人相食虜患頻仍賴此以濟思

患預防之功人咸謳思之至今祀于廣寧名宦祠四鎮三關志

倪直

李時勉言事忤 旨繫獄學士楊榮薦復職洪熙改元復以言觸諱忤 仁廟大怒命武士以金瓜撲十數下脇斷曳出大學士楊士奇灌以燒酒得不死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折脇肉向不相著及用梃扭斷骨忽自接人皆異之

内閣大學士李公賢遭喪去官朝廷起復之臺諫皆不敢論列羅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者三復促數日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謂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輒反覆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疏奏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然士論益榮之而綱紀之風爲之一變終先生之世臺省不復有起復者矣

成化丁亥　上以元宵張燈命閣臣分題令侍從諸臣賦詩時編修章懋莊泉檢討黃仲昭上疏言過直　培養　聖德疏言過直　上怒杖之闕下皆摘補外時稱三君子先是修撰羅倫論執政起復被謫直聲震　朝野而章等繼之號翰林四諫

成化中太監汪直新立西廠擬至尊內外官臥不帖席商文毅公疏直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怒曰用一內臣焉得

係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文毅正
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抄劉
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
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
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
自換易此人不黜　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
咋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厰
自羅倫王徽等貶斥中外結舌以言為諱陳名

爲編修上疏曰竊見近年災異屢見雨暘愆期
翰林論思之地臣敢不竭其愚臣觀春秋二時
陛下雖開御經筵以講聖學然勢分尊嚴上有
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
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便殿少霽天威有
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而止方今人才日降吉
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秉
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

擧人陳獻章黜之臺諫並去法王佛子真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姦慝息不報

王公雲鳳爲祠部郎時上疏請斬李廣廣恨之會　駕還自泰壇蔟校尉誣王駕後乘馬下詔獄羣璫議助廣爲　上言重其罰徐文靖公爭之曰余聞　天子駕後從千乘萬騎未聞罪乘馬者爾輩欲借此快忿外廷寧無抗辯者邪云

由是得從末減出知陝州

弘治新政萬安尹直以次罷去劉吉獨不動尤慮科道言之乃曲身阿結昏夜欵門嘶免彈劾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久而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用廢滯吉特爲奏陞原任給事中賀欽御史楊珍部屬員外郎林俊此時吏部已次第擬用而吉爲此以媚絹自是人無從[illegible]有言之者矣弘治改元風霾[illegible][illegible]天壽山毀瓦傷物震驚陵寢

上戒羣臣修省遣官祭告於是左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張昇疏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爲先今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以奸邪尚在樞機之地故也因數吉十罪且謂李林甫之蜜口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伏望陛下奮發乾剛消此陰慝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吉指爲輕薄小人　上命謫昇南京工部員外郎同鄉何

曼山館

喬新贈以詩曰鄉邦交誼最相親忍向離筵勸
酒頻抗疏但求裨　聖治論思端不忝儒臣自
憐石介非狂士任詆西山是小人暫別鑾坡非
遠謫莫將辭賦弔靈均
鄒吉士智四川合州人秀偉聰悟弱冠領解首
丁未連第入翰林其年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
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守
之間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適詔大

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
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該恩疏言正天
下之衙門當自內閣始以利弊言之莫利於君
子莫弊於小人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廉足
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
挾詐懷姦怙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
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
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右都御史

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官陰主之也槩槩乎餘言不報未幾謫石城所吏目非所有詩云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竟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忠愛之心溢于言表

上倦于政皆近侍誘引爲騶騁荒淫等事李東陽同劉健等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

奏事漸啣嬉遊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

彈射釣獵非所以發仁鷹犬狐兎田野之物不

可育于　朝廷弓矢甲胄戰鬭之象不可施於

宮禁使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乎

前臣竊憂之冽六月中忽風雨飄蕩雷霆震怒

正殿鴟吻　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

折燒燬災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可以

回天戀人國家之福也不聽

李東陽同劉健等上疏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托臣痛心刻骨誓以死報邇者地震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孛災疊異併在一時歷觀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于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貴戚牢不可破或有從中出略不顧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誤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報

故事非由翰林不得入閣本朝雖有數人然皆
出自特簡遂菴楊公其一也公歸田年七十餘
嘉靖初特起公於家改兵部尚書兼憲職總制
三邊道經洛陽謁劉文靖公文靖出見辭色甚
倨陽問曰我記汝亦曾爲閣老耶公隨問而對
文靖曰既爲閣老復出作總制內閣體統爲汝
一人壞盡矣公云　朝廷簡命不得不起文靖
仍曰進止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矣遂

命二孫陪茶楊大懸而出

翰林院編修楊名以星變陳言欲　上省察其喜怒失中者　上令明言之名乃再疏其略云汪鋐心行反覆舉動乖張不當用掌吏部郭勛邪回險詐不當用典戎務陳道瀛金仁輩庸惡道流不當用司享祀此聖心之偏於喜也　皇上踐祚以來諸臣建言觸冒　天威自取罪戾今懲創已久雖有以愛惜人才為請者　皇上

終未釋然此聖心之偏於怒也又如眞人邵元
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常命于內府修建醮事
此雖 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但自古禱祠無驗
乃不惜糜費使之頻舉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
事遂致不肖之臣妄爲依托且聞有昏夜乞哀
出其門下者恐爲市恩播威夤緣僨事之漸也
此皆 聖心之少有所偏者伏望 聖明察臣
愚直宥臣狂戇將汪鋐等早賜罷斥而遠邵禱

祠云云是時 上始向意齋醮在廷諸臣無言之者乃名首倡批鱗之論已觸 上忌逮汪上辨疏指名四川人與楊廷和同里廷和與張孚敬議禮不合須乎敬去位廷和之黨私爲報復遂攻及臣故 上益怒名處名編戍 上素優容翰職而名被禍獨深一斥不復爲可惜也

春坊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司經局校書趙時春以 上不御朝各疏請來歲元日朝賀禮

成請　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文武百官及朝
覲官朝賀禮部覆洪先等所言謬妄不識大體
上曰東宮目上視未愈且朕疾未平復遽欲
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雖洪先等狂悖
浮躁不道姑從寬俱黜爲民由是三人名重天
下時　東宮尚在童穉即無疾亦非朝百官之
日例　上方不預豈欲開此不祥諸三人之名
固不當倚此爲重而獨詭于希聲附影之徒恒

以事之不足重者爲可重也其後時春順之相繼以兵事起而不效于用獨洪先名在疏首爲上所記憶卒不及用故得全其名云

丹徒靳文僖貴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文僖公卒比老有司以其孫爲嚴氏客黙有所授爲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時儀曹郎與靳有適力爲之地禮書吳山曰婦以節旌制也繇今令甲所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詳旌典凝爲匹夫匹婦

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之家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乎文僖公身爲鼎臣夫人已生受姝封矣柰何與匹夫匹婦爭寵靈乎文僖公在地下恐非所樂聞也執喪之而儀曹郎以故事持山山曰往年都督孫堪護母喪還浙道卒浙中有司以其弟宗伯公故奏旌爲孝子而其猶子爲之請予謂禮毀不滅性汝伯宜爲母死則汝父不宜獨存何忍斬伯以輕父也且巳

都督榮矣又欲專孝子名乎矧滅性非孝也後
主篆者昧禮而自行之乃今何以瀆靳夫人也
會當赴直入西苑與大學士徐階遇階亦以爲
言山正色曰相公亦處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語
塞自是覘公意不復與言又金壇曹編修以病
痿其一足彳亍行會有册封差曹請之于山山
曰先生病矣恐不任使事曹陰有挾遽曰三閣
下業許之矣山曰此職掌在禮部吾知而使之

是不忠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即三閣下能强予以篤疾人爲王國持節乎先生止矣背大慙遂拂衣出會稽諸修撰乃自詣山請行而不及次山曰得無陵乎諸以省母對山阻之曰既以母故人莫大焉何不請捐半年俸以假歸爲存名乎又無損于後日叙遷也諸曰諾遂辭不行時分宜之子陰執朝權尚書唯唯聽命第不敢犯山有求屬者姑應之曰俟他日老父自言

之其見憚如此

吏部侍郎郭朴以三品六年考滿吏部引奏

上諭嚴嵩郭朴淹矣得非以撰直之故遲之乎

舊時有四閣臣否意將用禮書吳山入閣以郭

代之也山子聞之詣西直告其父曰今 上意

雖如此亦須赴嚴公所一揖以示于之之意令

恐自彼出也山斥之曰兒不解事豈有閣老可

以揖求之者乎卒不赴嵩遂密沮之比 上

封景王之國安陸蓋徼于郭希顏之疏以嘗人
心耳　諭下禮部具儀嵩使人風山儀注雖具
似當另疏留行山曰國本久未定今幸承　上
指復當留行耶册封之日更請上御殿目送
景王出大明門　上曰此成化間以兄封弟故
事今以父封子亦當如是耶竟不陞殿而山自
是寢失　上意矣當是時山生一女而嵩子世
蕃欲求爲媳因設酒享山而以大學士李本爲

之介酒未行山與本奕本以手掩局語山令月之酒爲何而設山對不知本乃以世蕃之情告山曰某老矣何從得生女乎世蕃聞之慼然不安遂罷酒而山于是與嚴失歡後嚴氏敗而其姻家無不得禍者人始服山之先見

張文肅治虛懷高朗臨事果斷秉直不撓時嵩相用事一時脂韋淟涊不敢與伉公庚戌主會試發策問邇以權臣重臣立題辭峻峭弟之[illegible]

是秋虜犯京師力疾抗疏乞决白河禦之不報遂快快而終國雅

中外怨嵩父子刺骨而刑部郎中徐學詩歷指其誤國無狀凡數十事且謂其威權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財勢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構隙足以示威刼衆文詞辨給足以飾非强辨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闕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足以結納權路而

杜塞人口故諸凡論嵩者即不能顯禍于正言直指之頃亦必托事假人陰中之于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即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塏御史謝瑜董漢臣等于時幸蒙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虎如蜮不可測識寧是痗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中之也　上乃捕學詩下詔獄斥爲民而　溫旨慰留嵩嵩不自安請遣世蕃歸田里不許令

絲假隨任侍規而已學詩疏雖不見用然天下傳誦以為名言

余公繼登在位執法守政夙夜勤恪遇天地大災時政闕失抗事力諫無少規避戊戌歲終舉奏四方所報地震雷火及西寧鍾自鳴絲與地出血二氣舛錯古所未有今郡國元元苦征調酷權織造開採抑鬱無聊易動難安幸 上思惟天心圖謝過之實疏入報旨惕然

纂修

吳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陶安為學士時方召四方宿儒集闕下議禮命安總之　詔修律令安為議律官十二月甲辰律令成命刊布中外洪武元年正月大明令刊修分吏戶禮兵刑工大明律亦如之儒臣奏二書以進　上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

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八月己卯　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有乖大典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　上擇其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爲損益務求至當六年十月復命刑部與本院審定大明律七年二月律成學士宋濂撰表以進二十二年八月更定大明律初命本院同刑部官將比年律條參考折衷以類編附曰名例律附於斷獄下至是特

載諸篇首頒行之

元危素再入翰林僅一日而　天兵入燕素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趣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將就溺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力挽起之且謂曰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任者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册公言於鎮撫吳勉輩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缺者素之力也

高帝以宋濂爲翰林學士令總修元史時纂修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濂濂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傳紀之大者同列斂手而已逾年書成濂之功居多

詹同自翰林待制遷直學士陞侍讀學士　上嘗諭曰古人文章明道德通世務如典謨皆明白簡易無深險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忠義感

激近世辭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者無事浮藻

劉三吾博覽善記應對詳敏　上嘗命公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為鑒戒者萃為一書名曰存心錄錄漢唐後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

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

令起居注紀言紀事藏之金匱已呈為實錄凡
諸司領錄　聖旨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
垂法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爲書使後之議事
者有所考焉其臺省府宜加置銅匱藏頒錄簿
以備稽考俱從之
王偁官翰林檢討進講經筵以文字供職時錢
塘王洪擅詞垣與同官一見過相推重　勅修
大典萃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毋慮數千人

以總裁屬之

高帝御製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哈麻敕曰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時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餘年登所譯者卽此曆書與

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

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潔與編修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令元秘史叅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成　詔刊布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情　今言

永樂甲午十一月　上諭行在學士廣侍講榮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

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藴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廣等總其事舉胡臣及教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東華門外明年九月書成　上御殿受之羣臣表賀時文貞輔　獻陵南京監國故不預

成化初謝文肅被旨入校　先帝實錄見章公景泰中論復儲下獄事輒嘆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而一不載何以示天下後世亟以告總裁官劉文安公公曰諸臣奏疏凡留中者例不得書謝曰天下事寧復有大於此者此而不書將奚書公盍上其事增入之劉公憮然曰業已成無益也迄今以爲恨　本傳

丘瓊山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

節畧焉爲考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通鑑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季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又謂西山眞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係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己見作大學衍義補

吳希賢拜檢討預修 英廟實錄有貴家子疵

姓者密以賄丐希賢致半詞於其父希賢拒之曰苟爲此他日何以見董狐於地下

顧清與修　孝廟實錄書妖人李孜省事焦芳與彭華有隙誣其附以得進欲清以風聞書清云據實直書史職也他不敢與聞焦不能欲中官蔣琮誣逐臺諫涉歷既久章疏雜沓將逆瑾方熾僉畏觸其黨莫敢涉筆清潛披精核盡載其實有嫌而欲節畧者亦不爲動

孝宗實錄焦芳多以意毀譽其間而　武宗朝
大奸相繼亂政其事棼雜諸史官相顧不能書
董公玘於紀載詳而不冗簡而能盡又因以正
前錄之訛謬歸之至公其有功於國史甚大少
師費公每舉以語人
毅皇帝實錄方修檢討陳霽言邇者采尚書故
實上六館此不過從牒囊中採得之何關人主
大計卽翰林臣臚列具員耳今以爲宜復左右

史記言動秘藏之間備列彤管亡今僅有數奚
國是又　文皇帝下金陵諸緣故主騈僇父老
一二志焉　上幸人賜一傳瑕瑾不掩庶有以
風示永永不報
嘉靖初董文玉同修　武宗實錄因言昔　武
宗即位纂修　孝宗實錄時大學士焦芳依附
逆瑾變亂國是報復恩怨又肆其不逞之心以
欺後世其於叙傳郎意所比必曲爲掩護夙所

嫉輙過爲醜詆又時自稱述甚至矯誣 敬皇而不顧凡此此類皆用其私人胥爲同在纂修者或不及見伏望將 孝宗實錄一併發出逐一校勘出芳一人之私者悉改正之庶 敬皇知人之哲不爲所誣而諸臣難明之節得以自雪傳之無窮可據以爲信矣不然後世安知此爲芳之私筆也哉疏上士論愜然其請經筵陳奏議禮亦多類此

調護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
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
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恩之時　仁宗留守
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郎
日往迎之
解縉之才有類東方朔然遠見卓識朔不及也
方漢庶人奪嫡淇國公丘福力成之　成祖惑

之遂欲易儲召惟幄重臣決之諸臣莫對縉獨
曰好 皇孫由是 成祖釋然 仁廟之位固
矣縉以三語而決此大事古未有也後丘福泄
其語於漢庶人庶人銜縉次骨以至屢貶遠赴
詔獄瘐死雪中皆庶人之譖也自今觀之 列
聖及 聖子神孫享萬世無窮之業縉不為無
助百餘年來褒贈之典不及而諸臣亦未有爲
白之者誠缺事也

崩無嬰爲於榆木川楊文敏公榮金文靖公幼孜恐事洩盡軍中錫器鎔爲殮具覆以龍衣日進膳如故錫工盡除以滅其迹至京師人未之知也　畜德錄

仁宗在東宮時監國爲漢庶人所讒蓋　太宗初有易儲之意而庶人實覬覦之故也於是使給事中胡濙往伺察之令書其不法事以聞時張濟黃淮楊士奇等皆東宮官寮於併譴致太

子守禮法而謙亦不敢曲意　上承回朝但言
皇太子敬天孝親諸實行以對　上意頗解
彭文憲在朝凡大臣為漸進所媒孽者必反覆
辯析且以愛惜人才之意上達言官以言詆微
過被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全者甚
衆人稱得宰相體　瑣綴錄
天順末讒者謂　憲皇揆帝嘗廢之當別立嗣
英皇意頗疑之獨李賢不從一日　上病臥便

殿召賢諭曰今庶事煩寧顧大者反擱棄何也
曰此國本也力陳不可動　上曰然則此位竟
傳太子乎賢叩頭賀曰宗社幸甚遂傳　旨召
太子須臾至賢曰殿下事定趨出謝　太子抱
上足對泣讒遂不行成化初賢遭喪奪情賢
憲皇固眷云　後渠雜識
天順中李文達公獨見寵任時冢宰王翺大司
馬馬昂皆為　英廟眷遇而尤賴公所維持凡

公有所薦舉必先諭意二公至 御前時咨將於文則訪諸王公武則訪諸馬公或既自察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其等再審二公亦如公言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中官李廣死言者劾文武大臣嘗以賄交者欲據廣所籍記大行斥逐羅玘謂其賄彼在不必指其名而暴其惡也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 朝廷羞識者韙之

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簟諸物將以饋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　上閱視無士奇名獨召士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病未有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意　上意解命中官燬其目一無所問

劉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惟見東陽則改容起

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又助瑾煽虐東陽隨事彌縫去其太甚或疏論廷辯無所避忌所以解紓調劑潛消默奪之功居多否則衣冠之禍不知何所止也或者乃以其依違隱忍不決去非之過矣

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　上怒甚欲降勑切責東陽上

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

光武平叛賊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
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嘗劉瑾
專權亂政之時假托　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
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俯首待之從
來書信禮意雖於律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患多
不得已情有可原況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
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
包容若指為罪降勑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

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媿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爲之慮今劉瑾罪狀明白已正典刑伏乞 聖明洞察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并行燒燬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 上以爲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溫公仁和舉止端重有大臣體沉深善謀數抗論國事大同之卒擁兵阻城公謂當以慰問代

新治遣官因覈卒罪狀可撫則撫之便又甯夏撫臣以慶王不軌事聞請徙之高墻因興兵案誅從反者公言事未彰白未可即禁錮請勅戒諭王不悛而後治之以明 朝廷議親之仁既而遣官薄問王果得赦而夏人免于兵家圖像以祀曰活夏城者溫公也

翟鑾頗以溫厚回 上意 上嘗怒言官奏事不實鑾徐對曰彼豈恃許風聞故耶為之解又

嘗從容語邊將鑾曰邊將驍勇者多所見無踰於周尚文小過嚴耳　上曰卿言之善嚴固當以寬劑也尚文果為名將

有小璫以事干巡城御史不應則踵門而詈御史怒執而笞之羣璫趣之司禮中貴所欲奏訐御史階業為解得免而御史乃劾論璫璫恨甚結黨百餘人要御史午門毆辱之都御史王廷擬疏糺羣璫以問徐階階念疏即行彼璫爭自

匿欲得其主名則且展轉不可究詰爲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叵測　先朝事可監也乃使人致司禮之上佐曰尚文者語之曰諸貴人羣毆御史業何處文倨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毋但爲御史惜惜曰吾非爲御史惜爲　國家大體惜且爲司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惜曰毋論御史王臣即　天子臨御之所而羣毆人能保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訶得其人而逮奏

治之卽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　上
必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長滕祥悉
得其主名係之王廷廷疏繼上羣璫窘不能自匿
又無可以宛轉道地者悉就逮杖其首惡三人
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十爲南京淨軍
先帝朝言事諸臣得罪者多自田間起暴貴而
旣以階勝拱則恃而益強事俘論大小輒爭
上久而不能堪諭階等責其欺肆令詳處階言

言官遭際昌時思欲報答非敢爲欺第性氣粗率則言或過當事出風聞則語有失實不請事體誠有之謹錄　聖諭諄示使各省改而同列尼之者云柰何不擬薄譴階曰即　上遽有譴我曹且力諍而乃導之譴乎則曰如　上諭許處何曰令省改即處也及疏上　上亦竟弗罪

忠節

方孝孺洪武中以學士吳沉揭樞薦召見　高

皇謂樞曰孝孺孰與汝樞曰十倍于臣使見皇太子賜宴故欹其几以試之孝孺必正之乃坐　高皇使人覘之喜謂　皇太子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耳丙子徵入典應天試　太祖大漸遺令先召孝孺建文即位馳驛召還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日侍經筵備顧問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

答比定官制改侍講學士爲文學博士卽以援
孝孺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兵
既渡淮畫策堅守誓死社稷知事不可爲乃作
絶命辭未幾不屈而死
陳迪洪武初爲訓導嘗代郡草萬壽表　高皇
覽而異之近臣以通經薦召爲編修陞侍講轉
山東參政晉雲南布政建文初改官制定六部
一品徵廸爲禮部尚書屬時更修制度詔羣臣

集議條奏沿革損益迪議居多靖難兵起與齊
泰黃子澄上疏陳大計極論李景隆奸邪不可
任軍權恐損國威時受命督軍儲于外過家不
入聞變即赴京師　文皇即位召迪責問之迪
抗聲指斥併收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于
市於迪衣帶中得詩云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
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區不二
心又有五噫歌

黄觀字瀾伯洪武二十三年發解京府明年會
試第一廷試對禦戎策以天道禍善禍淫之機
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爲言　高皇帝之擢狀元
授修撰復黄姓歷尚寶卿建文初遷禮部右侍
郎定官制增左右侍中員次尚書改觀爲禮部
侍中與孝孺等日見親用　文皇索齊黄時觀
草制極陳大義辭多指斥北師渡淮觀奉詔徵
兵上游率諸郡入援至安慶聞金川門變痛哭

謂人曰吾妻翁素有志節必不辱遂招魂葬之江上　文皇命收覲妻翁氏并二女給配象奴翁持釵釧佯使出市酒殺遂攜二女投通濟門橋下死覲至東陽河知事不可爲會有朝使召覲覲給使者曰入賀新朝禮當預習乃朝服東向再拜遂自投羅剎磯湍急處舟人急鉤之從得珠絲棕帽以獻命東刎象覲帽之而剉于市籍其家初翁夫人及二女屍順流至賽工橋側

士人槀葬之萬曆癸卯靑陽施盗臣立墓祠[illegible]
於京兆春秋祭祀不絕
胡子昭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檢討歷刑部左
侍郎　文皇即位被逮死之臨刑有詩曰兩間
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洪武乙丑廷試第二授編
修建文初爲吏侍改御史大夫時見信用北師
起子寧與卓敬等畫策防禦極論李景隆姦邪

懷異志賣國喪師及召還子寧執景隆於朝數其奸邪不忠請速誅之不聽憤激大呼曰賣陛下者必此賊臣備員執法不能摧奸請先伏誅不懌遂罷胡靖難兵至李景隆以前憾請誅之及責問子寧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

景清試禮部爲第三人對大廷賜第二人授編

修撰文初爲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　文皇即
位方孝孺練子寧等皆死而清委蛇侍朝人疑
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　文皇夜夢緋衣
人挾刃圖不軌占者又奏文曲星犯　帝座甚
急　文皇因疑清及朝清獨衣緋命收之得匕
首于清懷中詰責之曰欲爲故主報仇直立嫚
罵不屈而死
陳性善洪武間爲檢討晉禮部左侍郎　皇太

孫時熟聞性善名及即位獨召性善賜坐問治
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感知遇盡所欲
言　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為權奸所尼
性善請見曰　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
僭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作法自戾
何以信天下建文帝為之動容北師南下改性
善副都御史監軍戰靈璧敗績性善被執旋縱
遣之性善愧忿衣朝服躍馬入于河以死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洪武乙丑會試第一廷試擢第三授修撰累遷太常寺卿皇太孫立諸王多不遜服一日太孫御東角門召子澄謂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既即位命子澄兼學士與齊泰同倚任會周

齊湘代岷相繼煽動建文君朝罷謂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言乎子澄頓首應曰不敢忘遂出與齊太議削奪諸王兵權北師遂起首以誅太子澄爲名詔以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率諸將兵百萬以往未幾景隆累戰皆大敗棄其師遁召還又赦不誅子澄痛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度意在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宗社勵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且哭且數其罪請

孫之皆不聽已而江淮諸將繼踵敗衄子澄猶
膺號泣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
國之罪　文皇即位子澄逮至責問不服族誅
姻黨戍邊者四百餘人同晴被戮諸臣俱號齊
黄奸黨榜諭天下
盧原質字希魯原質于孝孺爲外兄而問學得
之方門爲多洪武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編修
歷太常少卿建文中多所建明靖難後召見不

屈死之

高遜志元末僑寓嘉興好學問爲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洪武二年徵修元史爲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建文時爲太常少卿兼學士與董倫同爲會試考官靖難後遯去不知所之

林右洪武初嘗奉璽書行邊有勘定功進春坊大學士命輔導皇太孫以孽謫中都教授尋掛冠歸靖難師起聞希直族誅爲位哭于家永樂

戍子島夷訌海上台被其毒監司閫右才請爲之
閭里討右不得辭勉起視兵督郡子弟剿平之
上以此知右遣使召不赴令武士械至京師然
猶爲溫語相慰勞冀加錄用也右對云罪人逃
死已久籍令可仕當與方孝孺同朝矣　上大
怒命曳出劓之竟死
戴德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授編修建
文中改左拾遺北師南迫與齊黃等日夕謀畫

防禦　文皇即位逮至責問不屈死之

侍讀樓璉靖難兵入京　文皇命方孝孺草詔孝孺不屈戮死復改命璉及王景璉入見孝孺受極刑惶怖受命歸而憤歎妻子問之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汝輩耳逡巡一夕間自經死

王叔英　召爲修撰上資治八策援古證今鑿鑿可行建文嘉納之與孝孺日見信用北兵至

淮上游兵逼江干建文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奔
詔行至廣德聞建文遜位慟哭會齊泰奔叔英
曰太二心矣急擒太至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
太且圖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
命詞藏裾間自經于玄妙觀銀杏樹下
王艮建文元年江西鄉試第一明年舉禮部廷
對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艮次之又次
李貫並授翰林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艮初聞靖

難師起輒憂憤不食及渡淮即訣妻子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迨北師入城胡靖解縉吳溥爲艮鄉人寓舍連楹皆踰垣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隨別去時溥子與弼尚幼嘆曰胡叔能仗節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竟隔墻聞靖呼曰外閙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

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艮舍哭聲動已伏鴆死矣請繙與李貫皆迎附永樂初出建文時孝臣封事千餘通命貫與繙等編閱留軍馬田糧數盡焚諸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繙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實未嘗有也文皇曰爾以是爲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

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死獄中貫亦吉水人

永樂中有一人居洞庭湖之濱久而復有兩人至聚居一室不輕出門戶風月之夕則棹小舟操酒榼泛湖而飲飲至醉扣舷而歌歌竟相持大慟而歸人莫測也好人聆以錢[illegible]詢之或受或否而一人病革呼其儕曰吾欲告汝以姓名

恐爲女累不言女終見疑柰何其人因請乃曰我建文朝某編修也幸葬我湖旁某山下居人收葬之其二人後不知所在

冶城客論

正統八年雷震奉天殿吻詔求言劉忠愍球時在翰林陳言十事其一言宜親政務權不可下移王振覽之大怒欲嫁禍無由錦衣指揮彭德清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忠愍獨不爲禮彭銜之會公上疏乃激振曰劉某疏中

權不下移之言蓋指公也振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言以爲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衛使馬順以計殺公一日五更攜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然不動順走前舉足踢倒因

亦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褁以蒲包埋衙後空處董從旁匿其血裙數日密歸公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爲櫬葬之正德中贈學士謚忠愍始鍾公同父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實約與偕疏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他往妻大駡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公驚走且嘆曰鍾固謀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妻亟悔之每號輒曰早知曷若與劉侍講公

同死耶時同年尚稚習聞之比長疑以問母告之故同懷忿恨常欲申父志比後諫易儲杖死入祀郡中忠節祠與公同日迎主且聯坐云

正統十四年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振力請親征　上命英國公張輔等兵部尚書鄺埜等吏部侍郎學士曹鼐與侍讀學士張益扈從巡邊焉次雙寨王振蔚州人也邀　上幸其第癸丑次白登振益驕恣強愎挾令進兵戌

國公朱勇戶部尚書王佐噤無一語惟欽天監正彭德清首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張益繼之曰臣子不足惜　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詈之曰儻有此亦天命也八月辛酉次土木相地布營陣未定虜已據河南次日虜僞退振復矯制起營追之虜大蹂躪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張益及諸臣五十二人皆死之景泰初贈鼎

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贈益院學士謚文僖遣官諭祭并蔭叙其子云